

邵燕祥 / 著

一个 戴灰帽子的人

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

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燕祥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陈冠中小传

一个
戴夹帽子的
人

戴夹帽子的人

陈冠中著

陈冠中文集卷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108-05689-4

定价：25.00元

（I）7108.05689-4

（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01号

（京）权字01-2014-0118

（京）印字01-2014-0118

（京）发字01-2014-0118

（京）经字01-2014-0118

（京）总字01-2014-0118

（京）审字01-2014-0118

（京）图字01-2014-0118

（京）广字01-2014-0118

（京）电字01-2014-0118

（京）网字01-2014-0118

（京）音字01-2014-0118

（京）出字01-2014-0118

（京）录字01-2014-0118

（京）报字01-2014-0118

（京）电字01-2014-011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邵燕祥 / 著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 邵燕祥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399-7349-4

I. ①—… II. ①邵…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1238 号

书 名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著 者 邵燕祥

责任编辑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349-4

定 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邵燕祥先生这一生，经历了两个时代，四九年前为“民国”，四九年后是“人民共和国”。

民国那一段，战乱频仍，动荡不宁，民不聊生。进入新中国，改元建制，万象更始，天翻地覆，一派新气。然而，没过多久，即一个运动接着另一个运动，无休无止，折腾无已。据专家统计，“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所搞政治运动约有六十余次之多。五十年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邵燕祥，以热烈纯真、意气风发的抒情诗人名世，然而却于一九五七年那场“引蛇出洞”的阴谋阳谋的政治风暴中，一下子成为“右派分子”，顿时跌入万丈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黑五类”（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之“右”），后又发配到渤海之滨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劳动改造。

一九五九年十月，他终于获准回到北京，重返原工作单位，但仍是政治贱民身份，所谓“内部控制使用”也。这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忆述的，正是一九六〇至六五年间的一段生活、工作经历，是他人生之路的一个横截面。这几年，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以后，处在“文革”

爆发之前，似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社会政治风云依然鼓荡翻卷，暗流汹涌，“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沾了特赦战犯的光，邵燕祥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顶沉重地压在头顶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这到底是怎样一种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态、心境究竟如何？他历经了怎样的内心挣扎？他如何才能从准良民贱民的地位，获得一种生活的平静、精神的安宁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

头上扣着的帽子变成了灰色。此种特殊生存状态、精神状态，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苟活”。当然，这不过是现在的看法，当时则并非作如是观。那会儿是要极力进行自我改造的；是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

前几年邵先生一部作品的引言，题为“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倒可以移来说明此书的叙事特点，即取一种双重的视角：一是努力返回历史现场，力图写出以往的生活真实、社会真实、心理真实和精神真实，完整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真实；二、自然，个人记忆具有个人性主观性，是有情感有倾向性的记忆，系如今的作者对已逝历史的记忆和书写，这种记忆和书写之目的，是为了记住历史、反思历史、审视历史，也是为了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和解剖自我。不如此便会缺失反思精神和历史深度，造成对于事实和历史的回避与掩盖。这种具有个人化的情感意旨和精神指向的历史书写，用邵先生

自己说过的话，也可以说叫“寻找灵魂”，找回“迷失的灵魂”。

寻找灵魂、反思解剖难矣哉！鲁迅《野草·墓碣文》有云：“……决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在“文革”结束后“归来”的一代作家当中，邵燕祥恐怕是最早对当代历史、对刚刚过去的个人史，自觉地采取认真严肃彻底的反思态度者之一。其实，这也是他重返文坛后包括诗歌、杂感、随笔在内的全部著述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著的《沉船》、《人生败笔》，到近十多年来的《邵燕祥自述》、《找灵魂》，以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皆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明确的文化品格和鲜明的精神取向。在《找灵魂》一书引言中他曾说道：“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真诚而沉痛！这是从“瞒和骗”的大网罗中挣脱出来的知识者的真正醒觉的声音，是发自肺腑的痛定思痛的心声。

邵先生还说过，一九四九年后他“从领袖崇拜到参与造神自有思想基础，其中包括斯大林体制文化的示范力量，也许还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沉淀下来的臣民潜意识”；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于是也“就在几近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情势下，越陷越深地令笔下成为某种政治概念、政治意图的复述、图解、传声筒”。所谓“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

亦即通过个人记忆重返历史现场，拒绝遗忘过去，拯救历史记忆，为他们那代人亲历的那段不堪回首又必须审视的沉重、苦痛、荒谬的岁月，留下一份个人的宝贵证词。

邵燕祥旧体诗《书愤》有句云：“垂垂老矣吴刚斧，西绪弗斯上下山”，何其苦涩、无奈、悲凉、荒诞而又沉痛哉！灯下拜读此著，这两句诗时时浮上心头，不觉百味杂陈，感慨系之矣。人生实难，是古人一再叹息过的。经历过两个时代，又曾头顶着沉重的政治帽子的邵先生这代人，人生尤难！而邵先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过去遭受的政治磨难和人生苦难的一以贯之的正视态度与反思精神。他的清醒严峻的理性与生动真切的叙事，使这本书具有了相当强的可读性和深刻的启发性。

这部回忆录要出版了，蒙邵先生不弃，以忘年知己之交，命我写几句话，缀诸简端，真是不胜惶恐之至。藐予小子，岂敢赞一辞！踌躇再三，未尝动笔，付排在即，不宜再拖，遂写下一点文字，乞邵先生以及读者诸君有以教我。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王培元记于首善之区蜗牛庐

自序

—

在为这本书寻找书名的时候，曾经想到过“死者与生者”。很熟稔，好像就在嘴边，却原来是苏俄作家西蒙诺夫晚年一部长篇的名字。那里沉淀了他对战争的回忆与思考，全部情节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死者与生者体现出来。远比他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期写的《日日夜夜》深沉多了。这深沉中有着时间的分量。

我这本书，写的已是尘封五十年的身边琐事和琐闻，半个世纪过去了，其中涉及的人，许多已经作古，偶有依然健在的生者，也已寿登耄耋，垂垂老矣，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必讳言，都将循自然法则以去。如果袭用西蒙诺夫旧题，这就是最表层的意思，一看便明瞭的了。

然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书中所写，从开卷前的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前后，全国笼罩在大饥荒的阴影下，更是陷入死神的控制中。据不完全统计，这四五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三千多万，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上下，遍及大陆各省，从老幼病弱到年轻力壮

的青年中年，而以农民和底层居民为主。这样庞大的死者群，构成了我这本书反映的时代之底色；可悲并可诅咒的，是我和相当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着城乡二元化的荫庇，同时又受报喜不报忧的舆论蒙蔽，长期对这样悲惨的实况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仿佛毫无心肝地苟活着。作为这样幸存的生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无地自容。在被遮蔽的死者呻吟或无声地告别这个世界的背景上，当读者读到书中描述的各样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琐事时，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地域发生的，从而对其中的曲直、真伪、善恶、美丑做出自己的判断。

不过，为了避免过于刺激，终于没有采用这个书名。

但我仍愿把考虑书名时有过的片断思考写在这里，供大家参照。

2013年9月28日

二

现在是把这本书命名为《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了。

在老中国，有所谓“红帽子”，原始语义是指在火车站帮旅客提携行李的工人，他们以一顶红色的帽子突出身份。后来说当局或警察特务给谁戴了红帽子，却是隐指共产党的嫌

疑了。

我们少年时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笑说我们戴上红帽子了，是自嘲更是自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反右派斗争后，在对我的处分决定中正式戴上右派分子这个政治帽子，不禁想起红帽子之说，转眼间“红帽子”变成了“黑帽子”。经过劳动改造，认罪检讨，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人前背后还是被人叫作“摘帽右派”。于是悟出头上还有一项有形无形的“灰帽子”。至于几年后又被称为“黑帮”，重新戴上“黑帽子”达十年之久，那是后话不提。

一个人，如土耳其共产党员诗人希克梅特说的，“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头上的帽子却不断换来换去，无可自豪，只剩自嘲了。

人已老，重数走过的脚印，有了对六十年代“摘帽”时期那几年的一些回忆。只是围绕个人生存状态的如实交代，未曾亲历那段岁月的读者或可略窥一斑，但还应该交代一句：我在当时的“摘帽右派”以至在成千上万的“右派分子”中，其实是“非典型”的。

当时有过一个分六类处置右派分子的政策性规定，第一、二类最重，第五、六类较轻，我属于第四类，保留公职，撤职、降级降薪、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云云。据李维汉回忆，有近二分之一的人被“劳动教养”，关在“大墙”里，同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他们的遭遇，可比我们在没有大墙的地方服劳役，严酷得多了。

我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在大饥荒波及全国之前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后来又摘了一批人的帽子，基本上是分配外地，基层，遣返回乡或在劳改场所就地消化，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了。

在同样划右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人颠沛流离，辗转各劳改、劳教场所，风雪边疆，矿井底层，忍饥挨饿，拼命干活，生死一线，听天由命，幸存者有的家庭破碎，有的一身伤病。很快又是十年动乱，到七十年代末，那些一直没摘右派帽子的才把帽子摘掉。我不但及早生还，且有一枝之栖，苟活多年后，竟得以在有生之年复出，可以重操旧业发表作品，也算是有了一点话语权吧，而我却不能代言于万一。比起那些已经过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丧失了一切公民权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谓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说简直在享受着被照顾的优遇了。——我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在依出版方意见，逐页校改过程中，我作为多年的体制内编辑，也深深体会编辑同仁们的工作艰辛。比如我习惯于文革二字不加引号，累得编辑费了多少添加引号的工夫。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何必加引号？》我认为文革或其全称，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阶段性称谓，已经自然地成为专有名词，它所指称是明明白白的。而原初认定应加引号时，大约正在决议“彻底否定文革”之际，以为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浩劫，实在有伤于大家一贯认同的革命应有的光辉形象，无产阶级也跟着不体面了，所以不该再那么叫；加上引号，就有了类似“所谓”的意味，即虽叫革命，其实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我想，“名从主人”是个铁律。周作人之作人有违中国人作人的道德，但不能因此叫他为“所谓”周作人，胡长清名为长清却贪贿俱全一点也不清廉，但也不能因此叫他为“所谓”胡长清。同理，文革作为一定时空中的实体之定名，是一个事实判断，用不着以“所谓”来表示加以否定的价值判断。道理如此，但对谁去讲呢？读者看到的，是曾经问过“何必加引号”的作者，这回还是都加了引号。

读者通达，该是能够理解和谅解的吧。

邵燕祥

2014年5月17日

目 录

序言 /01

自序 /05

第一章 一九六〇年

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侥幸回城 /002

从“人还在，心不死”到一个苟活者的随波逐流 /009

老艺人信任的朋友，宣传机器上的“螺丝钉” /016

老相声“四大本”，构成了“大搞封资修”的罪状 /025

主食、副食都不够吃了，小官僚们却在一旁大吃大喝 /030

那么多人，主要是农民，替我们死于饥饿 /037

第二章 一九六一年

我们将成为爸爸妈妈，我母亲将要当奶奶了 /046

不问民间疾苦，一心还只想写作 /050

戴着枷锁跳舞，职务写作也劳而无功 /056

两条车道沟里的鲑鱼：我和吴小如恢复联系 /062

他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章，塞了别人的牙缝 /069

幸存在历史的夹缝里，却常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073

从“你算老几”到“脱帽加冕” /077

妹妹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父亲就退休了 /081

跟图尔逊合作译写《十二木卡姆》唱词 /087

插叙两位没无闻的人，那时代也还有纯属个人的不幸 /092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自以为和卡斯特罗的心相通 /095

中苏交恶，邻居沙安之处境变得尴尬 /099

居民小组长：息事宁人，还是无事生非？ /104

第三章 一九六二年

早春似有解冻的消息，但麻木的我已不动心 /110

以文字表达为生命的需要，落入文网乃是宿命 /118

从古装的唱词到洋装的话剧 /126

内蒙古和江南之行：历史与现实疑真疑幻 /131

开排，停排，复排：《叶尔绍夫兄弟》一波三折 /140

刚过了大饥荒，又“整社”不准“开小片荒”了 /150

第四章 一九六三年

- 被批“烦琐的家务事和卑微的儿女情相结合” /160
- 预防政变，丁莱夫将军奉命进驻广播局 /169
- 《叶尔绍夫兄弟》“内部演出”，我却高兴不起来了 /173
- 改编“阶级斗争”剧本，远不如亲身挨斗感受深刻 /179
- 难得一上五台山，跟年轻气象员聚会高山站 /188
- 对反修波及国内毫无精神准备，还在吟咏“怒书原不作哀音” /195
- 半个世纪后暮年回首，检点自己过去的足迹 /204
- 初到重庆：山水市井间徘徊，川剧里沉湎，历史中遐思 /211

第五章 一九六四年

- 告别山城下三峡，武汉是旧游之地 /222
- 李燕、纪维时等的离京，背后有一个“大举措” /231
- 南下温暖的广州，却接到父亲病危的急电 /237
- 写“反右派”剧本。“小整风”挨整。又获“优秀剧目”奖状…… /248
- 剧团巡演的总结，变成了涉及男女关系的批判会 /257
- 回忆去沈阳看话剧汇演，却像重读了多卷人生的大书 /263
- 中国爆炸原子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下乡“四清” /273

第六章 一九六五年

苦难的中原大地：西宋庄比土改前的甘肃农村还穷 /280

一穷二白的小村庄，到哪儿找“走资派”的“资本主义道路”？ /286

谢天谢地，这个村庄搞了半年“四清”，没死一个人 /289

摘掉郑某的地主帽子，三户错划富农改定为富裕中农 /296

多年后泛滥的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几十年前只是规模较小 /305

对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再思考，但没读懂德热拉斯《新阶级》 /311

一九六五年初冬的晋西南之行，给我的“前文革时代”画了句号 /316

尾声

不算尾声的尾声 /326